



杀年猪,烤猪肝

湖南永州 卢兆盛

在各色荤菜中,本人素来喜吃家畜家禽内脏,尤爱吃猪肝,爆炒、打汤、卤制、熏腊、烧烤……样样都好,来者不拒。但吃来吃去,吃了大半辈子,我还是总觉得比不上老家的烤猪肝。每每想起小时候家里杀年猪、烤猪肝的情景,我就会忍不住流口水。其实,老家的烤猪肝还算不上一道菜,只是杀年猪时大人们“赏给”贪吃小孩儿的一种临时“小吃”而已。但,就是这不起眼的“小吃”,温暖了我儿时的每一个冬天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,老家家家户户可以养猪了,大多数人家每年可以养两头猪,卖一头,杀一头。什么时候杀呢,当然是在过年前杀了,所以叫杀年猪。我们这些“小把戏”盼着过年,除了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图热闹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好吃。而过年时好吃的东西自然比平日丰富多了,但我们这些小馋猫更看重的是杀年猪。一年到头,只有杀年猪那天,才是神仙般过的日子,萝卜炖猪头、豆腐焖猪肉、酸菜炒猪小肠、糯米饭拌猪血灌肠……大盆大碗,放开肚皮猛吃猛喝,那才真正的过瘾解馋。

不过,这些午餐的美味佳肴要端上饭桌还得等几个时辰,因为年猪一般是清早杀的,单是制作灌肠这道菜就颇费时间和工夫。各家的父母都晓得自家的小馋猫等得不耐烦,在去毛开膛取出猪“下水”(内脏)后,赶紧切下巴掌大一块猪肝(不能多切,大部分还要留作他用),再按人头分成若干小块,每小块两面都用刀划痕,抹上盐,余下的事情就是让小馋猫们自己动手解决了。

我们掂着猪肝,飞快地跑到火塘边,用火钳拨出一些燃烧得红光熠熠的柴火炭,再把火钳微微张开,放上猪肝,开始烘烤。烤好一面后,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望着烤得滋滋冒热气的猪肝,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,烤的人和看的人口水都直往外流。往往等不及烤到八分熟,一只只小手便伸过来,抓着烫手的猪肝就往嘴里送,烫了嘴巴也没听到有人喊疼……因为分量少,平时更难吃到,所以

总觉得不过瘾,总盼着过年,盼着杀年猪……

长大后外出读书工作,只要家里杀年猪,我都要重温儿时的梦——烤猪肝,全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意思,感觉味道没变。母亲看着我的馋相,总笑着说我还小。后来在城里自己家里,冬天烧木炭烤火,我也曾几次试着从菜场买回猪肝,照着小时候的做法烘烤,但总感觉味道差多了;也多次吃过烧烤店的烤猪肝,尽管配料多了、烘烤水平高了,但还是吃不出过去那种味道。也许烘烤的地方和时节变了,也许是当下生活水平高了,也许是现在的猪肝多来自饲料猪身上……也许,这所有的也许,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:因为远离了故土,所以才失去了原味。

如今,父母都已年逾八旬,体弱多病,好些年没养猪了,我也多年吃不到儿时那种烤猪肝了。但在记忆深处,儿时的烤猪肝,永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,任凭岁月流逝,印象历久弥新……



冬季更要小声

上海 张凯

在我的记忆中冬季时的外婆动作幅度更小,声音也更轻,她曾告诉我那是因为冬季是安静的季节,所以必须要更小声些,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惊扰到身边的一切。而我是个屡教不改的典型,全将此话归类为又一种秋收冬藏的告诫,毕竟外婆总喜欢用这样的例子来规劝我做事,对我容易喜形于色的性子总是说:“藏住了,藏住了,再高兴也别露脸上,你得多想着别人,你高兴不代表别人也高兴。”

外婆那代人大多如此,时代赋予了他们不显露、不表现的特征,莫说是让人不快乐了,便是发扬良善也都是谨小慎微的模样。好比“冬季更要小声”这件事,乍听之下似乎颇具几分风雅意味,但其初心仅是来自于最朴实真诚的好意。

那是个临近除夕的日子,二十年前的旧历年不像现在时兴在家各过各的。那时,过年是极注重热闹团圆的,围炉欢笑既为抛却旧年种种,也为迎接新年新气象。我们家因与外婆家离得近的缘故,除夕前母亲总会先派我到外婆处打个前哨,她倒并不指望我能帮上什么手,只是希望提前让独居的外婆感受到过年的温暖。毕竟,最期盼过年的从来都是孩子和老人,只不过孩子盼的是热闹,老人盼的则是子孙绕膝。

与外头红火的景象不同,外婆所居的那栋老楼和往日一样孤零零地不冒人气儿,暗沉的外墙也因久长的岁月脱落了数块面砖。巷子里空落落的,且一整条巷里都是这样的老楼,云层压在楼上面,它们静静地依次排列,既善于等待,也甘愿让自己独立于世外。

我充当起了搅扰安宁的源头,在楼下气运丹田,一声“外婆,我来啦”叫得震天响,想象着自己的音波已然拔地而起,状若火箭射穿那些厚实紧密的云层,使它们破个大洞将阳光释放了下来。一到三层的感应灯全部亮了,我迅速

跑上去,在三楼的楼道口见到了出来迎我的外婆。她就站在那里,安静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奔向她,在感应灯乍然熄灭时准确地伸出手拥我入怀。

我将头蹭在她身上,大声说:“外婆我来了!”她却是空出只手来遮挡住我的嘴巴,凑到我耳边悄声说:“嘘,小声一点,楼下的阿婆今年又是一个人。”

可外婆的告诫已经太迟了,我的喊声连三楼的她都能够听见,何况是二楼的阿婆。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阿婆从楼梯的缝隙间探出头来的模样。半白的长发梳拢成一个发髻盘在她不大的脑门后面,她的脸瘦削不堪,两颊有着大块黄褐色的斑印,她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苍老,但能看出已是尽了最大努力将自己收拾得齐整。

“是你的外孙女来了吧,每次听到她喊我就知道你这边又要热闹了。真好,冬天她的声音也变得格外响,连我这边都变热闹了。”她说着便击掌让感应灯再次变亮,一双灰白的眼睛木刻似的嵌在眼窝中。这是一双早已失去光明的眼睛,感应灯的光映在她眼中成为两个小小的光点,她正试图汲取不属于自己的温暖。

后来外婆同我说那位阿婆是个极要强的人,对她这位关系极好的邻居都不肯吐露孤独。所以,她能做的唯有让我小声些、再小声些。

迎来2023

安徽合肥 喻大成

2022年的时光,如同一列负重前行的火车,吃力地爬着缓坡,终于顽强地攀上坡顶。原先厚厚的日历已是最后一页,12月31日,周六。加班。

早上快9点时,接到外甥电话:“舅舅,我‘阳’10天了,咳嗽厉害,干活时有点喘不过气,不会得肺炎吧?”我听出他说话时的急切与慌乱,忙安慰道:“这次感染后咳嗽是普遍症状,你才多大,怎么可能得肺炎。”嘴上这么说,我也不敢大意,还是叮嘱他来,准备带他去拍个CT。

最近身边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一天比一天多,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变得异常忙碌,从2022年12月8日开始一直如此。我和同事调侃,现在每天要兼3份工,采购员(买药)、快递员(配药、送药)、服务员(接咨询电话、联系就医、协调病房),忙得像一只装着永动机的陀螺。聊以自慰的是,至今都未被感染,也许这就是所谓的“天选打工人”。

11点多了,外甥还没到,我有点生气,打电话过去质问:“你在干什么,自己看病还这么磨蹭!”电话那头,外甥啾啾道:“马上就到,早上才下夜班,想回宿舍把工装换掉,顺便吃点早饭。”我的心一下软下来,放下电话。他今年刚20出头,在一家汽车公司干机床工,常年要上夜班,小伙也不容易。

11点40分,我们赶到医院,门诊有很多人排队就诊。我见到CT室医生正坐在阅片室里埋头于一叠厚厚的胶片中。医生告诉我,最近病人激增,来拍片的人是平时的六七倍。科室的医生包括他自己,基本上全“阳”了,实在是人手紧缺。他自己除了高烧的在家休息一天,其余都在带病坚持上岗。我看到桌旁有一大包饼干和零食,就开玩笑地问:“上班吃这些?”他笑着回答:“这是我的午餐加晚餐,片子太多,实在是看不完,没时间去食堂。”

我不禁感慨,医生太辛苦了。他摇摇头,坦言道:“我们这算什么呀,发热门诊和急诊科的医生,那才是真正的辛苦!忙得别说吃饭啦,上个厕所都要一路小跑着去。”说话间,他还不时有几声咳嗽,看来也没完全康复。

12:30,轮到外甥,检查结果很快出来,问题不大,稍许炎症,一颗心终于放下来。从医院返回的路上,一向沉默寡言的外甥兴奋地告诉我:“舅舅,我涨工资了,现在每个月拿到手有七八千呢!”原来,他所在的公司股权变化后,订单多了不少,处于满负荷运转。虽然更辛苦,但多劳多得,收入也增加不少。后视镜里,看到小伙略得意的眼神,心里也由衷地替他高兴。

高架桥上,恢复了往日的车来车往。我们一路无话,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小柯的那首《送别2022》,词曲悲伤、深沉却也充满温暖。过去的一年真的是一言难尽,似乎都还在恍惚和不确定中,然已画上句号。我们急于告别2022,甚至于想一次性告别过去的三年。“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”此时此刻,我们更在意家国,更在意彼此。我们用辛辛苦苦告别,用勇毅坚韧迎新。

2023年元旦的钟声已敲响。钟声催客船,热火祛愁眠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,2023需要一次热启动,需要热情、热烈、热爱、热望。我们需要守望相助,给失落者做光,给失味者拌盐,给失意者向阳而生,给失望者鼓起勇气,帮失败者重拾信心,向失误者伸手施援,给失业者抚慰温馨,令失眠者渐入酣眠。愿你好、我好、大家好,不再是奢望。新的一年,我们都在一条希望的大船上,一起拥抱热闹的人间烟火,一起驶向自由健康的理想彼岸!

百味·过年

百味·感悟